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銅
馬
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楊南仲先生銅馬編兩卷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四十七爲上卷蓋先生官古田入覲京師時所作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三十四爲下卷則覲見後復任時所作先生始問學於黃漳浦旣益博覽慎取尤湛精經學所爲文優游敷潤頗似曾子固學劉中璽文字詩則崛健參以考證於杜韓蘇三公爲近萬曆壬子舉於鄉官金華敎授擢古田令再遷高唐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年七十餘卒謝山謂所著有泓庵集六鶴

堂集光溪集玉田吟卷金華文徵義根三刻荒政考玉
田志略詩筏及此編今考鄞志爲謝山未錄者尙夥又
嘗注杜詩復與同里陸敬身李封若陳燮五諸氏輯甬
上詩括惜多佚散失傳其後李杲堂因詩括而輯甬上
耆舊詩集全謝山則傳其玉田吟卷而杜詩注則因玉
田志略之有傳本乃存其一二至謝山續甬上耆舊詩
集錄先生古近體詩百又七首發玉田示諸父老詩二
首爲此編上卷首唱今錄在耆舊集中此編別玉田父
老詩一首謝山所錄乃有三首山行詩錄六首此編亦

有山行詩十一首然其辭無一同者細審其詞意則皆爲寫閩嶺景物者先生遺著高唐以後之作已寥寥焉甲乙而降五噫入哀幾無一存并可見散佚已多卽其僅有者乃又多舛亂牴牾也謝山在當時廣搜鄉獻遺文顧於先生銅馬編則嘗恨未見壽鏞今幸得此編亟板行之先生學行於此可略見梗概焉編中北征南征二記雖非朱育虞翻侈矜博麗之比然隱然有長沙過三秦昌黎道兩府遺義而詩篇所詠大率懷感時事信所謂不激不夸事詳而核理富而確詞理竝足者也今

其遺著雖未能盡見卽其僅存者觀之固可知其博學
嗜古文格歷落尤勝於詩矣先生先與王偶翁並稱王
楊後與陸敬身又稱楊陸爲時所重豈偶然哉民國二
十四年十一月後學張壽鏞

四庫全書存目

銅馬編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記已著錄是集乃其崇禎中爲古田知縣入覲京師往返記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記次以北行諸詩下卷冠以南征記次以南旋諸詩文格頗歷落自喜詩則庸音也

銅馬編傳

楊德周字南仲一字次莊守阤曾孫父承燁諸生能詩
德周以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官金華教授續著舊傳崇禎閒

爲古田知縣甫下車卽榜懸門曰所不與民伸冤抑而
任意低昂者誓不生還自是剔蠹弊鋤奸黠編審精覈

追呼不擾

福州府志

凡有設施皆準今酌古劑量而行之

古田志

嘗夜閱獄詞聞鬼哭於庭詰之曰若有冤當再哭哭

乃益甚已而廉得其實遂昭雪之

閩縣志

政暇每集紳士登

高賦詩

福建通志

輯纂志略典核精詳

古田志

遷高唐州知州

有惠政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年七十六卒

續耆德周性嗜學

聞志

文歷落自喜

四庫提要

問業於黃道周

晚與王嗣奭葛世振爲汐社三老

續耆德

賦新稻詩曰

曾孫稽事周京盛不救西山兩餓夫

讀者

傷之

蔣子秉傳

黔字叔韜善畫花卉

明州畫史

孫文沆字瀧仙工詩有祖風

事親孝居喪極哀云

續耆德

題楊南仲銅馬編序

去年冬余以輯瑞之役次雲陽遇楊子南仲相與捨舟
遵陸度天塹涉濠梁踰淮泗跨齊魯以望燕薊行役之
次聞以餘晷探勝覽古玩山水以忘勞話興衰以寄慨
於是激而飲酒感而賦詩詩成則相與存之訂之亦聊
以舒遠道之鬱紓記歲月之蹤跡已耳然其宵旦之所
望而趨魂夢之所寤而往就之如日瞻之如雲而咫尺
之如不違者則固不敢貪流連之娛恣笑傲之樂寄情
題詠之間傲騷人墨士之所爲忘其所有事也比至京

師入春明瞻銅馬仰宮闕之嵬峨覩衣冠之輶輶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而後喜可知也事旣竣南仲以所爲記若詩若干篇彙爲帙名曰銅馬編授余曰吾與子役同行同而途中之情之志又同知是編者莫子若曷爲我序之余惟古王者之制天子巡狩則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於述職亦無不然故其時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無不入於歌詠而皆可以獻天子自三百旣杳而歌謡詠綴不復上陳於是騷人墨士以其精神口舌之所求輕用之流連笑傲之末不過嘲風弄月繪水寫山以

字句之一得自競其長而已究何關於天下國家之大
閒有一二悲憤勞騷託物比興思美人望君子而稍出
之淺露者則不免有看桃詠檜之謂爲詩案之蠹雖有
孤懷而究亦不可以獻天子久矣夫詩之無用而所求
於詩者亦僅曰詩云耳然則今之所爲詩望三百之藩
而未之見者微獨其詩躁發淺薄不可以語興觀羣怨
卽其所爲詩之心先自薄也南仲積學有原爲政有譜
其爲古田令以經術經世務而職無不修其入覲天子
也暫而民不能舍相與攀臥贈路金至數百里不止而

南仲夙以賈生治安天下之才時存杜陵懷感時事之意故每事未嘗不有心天下而未嘗不寄之於詩然其居心則平夷渾厚直追三百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原故其爲詩也不以激不以夸其事詳而核其理富而確故詞與理竝足如此者不謂之詩以當南仲之述職可也卽謂之詩如古王者之制以獻天子可也覽斯篇者其務覓作者之志按其足蹤之所經想其寄意之所注然則向行役之次視爲探勝覽古之餘而其中之所有事者固原隱隱在筆墨間宛轉琳漓而不容已也此銅

馬所以名編也余不知詩而知南仲知南仲固不可以辭而勉爲序之如此回想江淮齊魯之間春明銅馬之上余與南仲謂之役同行同則可謂情志之同予則愧矣昔崇禎甲戌季春之月晦前三日黔中費道用頓首書于江山舟中

銅馬編卷上

明鄆 楊德周齊莊著

北征記

余宰玉田兩載有奇矣癸酉冬以觀行爲陽月之廿日先是紳衿修祖道之詞獎誦溢美而父老念余裝澀釀錢具道路費余曰若愛我甚其以撲滿涅我乎亟令留姓名各領所投之鑑去昔趙清獻宰崇安鄒道人鬻業得錢百緡助公行公初不受旣詢其鬻業錢始受之此弗論鬻業與否公安得有妄納出劉會稽下耶旣發橐

稚攀轅車輶不得行數十里外攜醇醪勞之者村戶皆滿亦復有沿途饋緝者卻如前及次日樽罍尚接踵也蓋此地風俗之厚如此廿有二日離縣界入建安晚宿小橋茅店臨流斲筍獨酌差得清趣顧回首翠屏未忍徘徊遽別也早到建州按宋孝宗以紹興五年封建國公登極後陞爲建寧今仍其名刺桐花下路高低恨不得六幅輕綃寫入畫耳謁司李解公授以閩雅弁言鉅麗驚人時有余王兩生從困關買棹相送而沈尉亦至夜作小飲早發甌城樹裏溪流曲曲如帶入建陽水隱